



第九卷

文学评论(三)

文学的回眸与思考

走向新世纪

文学短评

张炯文存



湖南大学出版社

文学的回眸与思考

走向新世纪

文学短评



张炯文存

ZHANGJIONG
WENCUN DIJIUJUAN

第九卷

文学评论（三）

湖南大学出版社

目次

文学的回眸与思考

前记/3

建国初十七年文艺的历程

——《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导言/5

新时期六年文艺鸟瞰

——《新文艺大系·史料集·导言》/24

论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的首次高潮/39

新时期文学的艺术流向/62

新时期文学的多元思潮/75

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微型小说/82

中国的复兴与世界华文文学/86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回顾与前瞻/97

世纪之交：文学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答《湖北日报》记者问/108

关于丁玲的评价问题/114

深心警世，情满神州

——读《胡绳诗存》/118

中国抗战文学的可贵收获

——读《长城万里图》第六卷《雾重庆》/124

迎向未来的历史回声

——读李瑛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127

爱心与童心的艺术体现

——在柯岩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132

在正确而宽广的道路上

——致汪浙成、温小钰/137

关于马瑞芳的长篇小说《蓝眼睛、黑眼睛》与《天眼》/147

构思恢宏，风格独特

——评苏方学的长篇小说《原子弹四部曲》/150

一曲改革开放的颂歌

——读程贤章的长篇小说《云彩国》/153

评周纲的三篇报告文学

——《生存较量》、《西天一柱》、《东非，半个月亮和半个太阳》/157

丹心照汗青

——喜读王朝柱的文学传记《李大钊》/164

评高恩才的长篇叙事诗《渤海湾》/167

从《生活的路》到《女巫》

——竹林小说创作的小比较/172

新的都市风景线

——读彭名燕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178

深入反映城乡之间的历史脉动

——兼评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的若干小说/183

绿色世界的时代奏鸣曲

——评张之涛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森林》/188

关于矫健的《河魂》/194

评刘玉民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200

军魂与国魂的歌唱

——评话剧《血染的风采》/203

人民，需要这样的诗

——读《世纪末叶》有感/208

撼人心魄的《沙狐》/213

别具格调的“改革”篇

——读《猎神，走出山谷》/217

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

——纪念赖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22

明畅流丽，情真意挚

——读简宛女士的《欧游心影》和《且慢相思》/225

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读刘以鬯先生的《链》和《动乱》/230

向中华民族发出的呼唤

——读《中国大团圆前奏曲》/232

明天定会出太阳

——读梁荔玲的中篇小说《今夜没有雨》/236

评王一桃的《香港诗辑》/241

梁凤仪的《花魁劫》的长短/245

朱秀娟——关注女性命运的台湾女作家/248

评《周颖南文集》/253

关于赵淑侠、赵淑敏姐妹的创作/260

游记文学的一次丰富展现

——评“徐霞客”杯华文文学游记征文奖的获奖作品/265

菲律宾华文文学的世界意义/269

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交流/275

深入研究和评价新中国文学/284

关于文学语言的粗俗化问题

——答《语文建设》记者问/294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答《福建民族》记者问/300

光辉的真理，锐利的武器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八周年
/306

精神的火炬，奋进的号角

——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六届文代会、第五届作代会上
的讲话/319

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326

文艺批评与马克思主义/334

走向新世纪

自序/341

晓雪的诗美创造/345

走向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349

《生死抉择》的巨大历史意义/359

伸张正义 大得民心

——评陆天明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363

关于《伏羲伏羲》和“新写实”小说的对话/366

我读《海妖醒了》/373

艰难创业的赞歌

——读韩乃寅的长篇小说《燃烧》/376

才情洋溢的壮烈史剧

——读阎延文的电视剧本《台湾风云》/381

抒革命豪情，歌战士业绩

——读朱子奇同志的《心灵的回声》/384

世界华文文学的拓荒之作

——评《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387

评蔡敦祺的历史小说《林则徐》/390

给《红舞鞋》作者的信/394

永恒的主题，激情的歌唱

——读南枫的诗集《爱，com》和《爱，angel》/400

理清源流，贴近史实

——评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403

九十年代文学的真实记录

——评《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的编辑出版/407

来自时代前沿的佳作

——评长篇报告文学《天地男儿》/411

感念梁斌/415

《吐玉滩》的独特意义与贡献/421

祖国和军队不挠的歌者

——读《韩笑诗文集》/425

腾飞之路的放歌

——读焦祖尧的报告文学《大运亨通》/428

走向全国和世界

——寄语《采贝》/431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读《陈嘉庚的故事》/435

纪实文学的哲理升华

——评《极限，在这里延伸》/438

激动人心的革命史诗

- 读长篇小说《日出东方》/440
黄春明创作的意义和历史地位/444
他们走在一条可喜的道路上
——关于新的福建小说家群/449
读莫泊桑小说札记/454
加强文艺评论，促进文艺繁荣/462
论近年我国文学发展态势/471
关于话剧文学的反思/481
文学，迎向九十年代/492
九十年代我国文学走向/502
关于新时期文学思潮
——答《当代文坛》编者问/509
意义重大的超越/522
正确评价近年来的文学创作/529
攀向高峰的艰难
——评世纪之交长篇高潮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536

文学短评

- 共和国诞生的史诗
——读阎涛的纪实文学《走向西柏坡》/569
革命风云的真实画卷
——读《阮波剧作集》/572
风云岁月老益壮，纵横健笔写春秋
——祝贺《李尔重文集》20卷出版/576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读后/579
独特的视角 可贵的开拓

——读罗萌的国粹系列长篇小说/582	
成功的再创造	
——评电视连续剧《子夜》/588	
改革开放的壮丽颂歌	
——读凤章的报告文学《张家港人》/591	
与人生、自然、历史一同思索	
——读李瑛的诗集《黄昏与黎明》/594	
《邓小平论文学艺术》出版的意义/597	
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敬礼/600	
一套值得祝贺的文学选本/602	
重新寻找自己	
——评短篇小说《棕色咖啡》/604	
关于孙惠芬的创作/608	
一座泽及后人的光荣丰碑/612	
文学批评：走向哲学层次	
——评《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614	
寓于历史感的深沉开掘	
——读毕淑敏的两篇新作/616	
告别猎神的时代	
——读长篇小说《猎神》/620	
农村改革的艰难画图	
——读毕四海的新长篇小说《黑白命运》/623	
我读《陋乡苍黄》/630	
北京书简/633	
关于几部农村题材电影/636	

文学的回眸与思考

前 记

在文学事业中，文学评论也许是最为寂寞的。但它确实担当着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的角色，而且不断结合新的文艺实践去参与探索文艺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与规律，并为历代文学史家提供重要的参照。在各种传媒发达的现代，没有评论的创作也难免显得寂寞。许多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出版后，能听到社会的反响，特别希望听到评论家公正的批评。好的评论家应该向读者正确阐释和评价作家的作品，同时也把读者的批评意见带给作家。当今，评论家不仅要具体对具体作家的作品作出反应，而且对作家的群体和文学现象、文学运动，乃至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都得有所研究和评论，所以，当今的评论家又必得有广阔的阅读视野。这益发增加了评论工作的难度。我原来并不想从事评论工作，但几十年来由于岗位的安排，便不能不从事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评论，并在这些方面做点理论思考。自知由于学力所限，难以有大的成就，只不过勉力为之罢了。近二十年，也陆续出版了十多本评论著作。而没有得到出版的评论文字，最近几年要出版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出版社出版这类著作往往收不回投资。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状况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本《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是承蒙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厚爱而编定的。除少量在过去未曾选入评论集的文字外，基本上都选自我发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评论文字。这些文字发表于国内的许多报刊，由于各种报刊的要求不同，文章也就长短深浅不一。因为九十年代以

来我自己也担负着繁重的编辑工作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任务，除主编《文学评论》杂志和《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近几年还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在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当代文学新潮》和“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主编工作中，所以对于我国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状况没有可能全面追踪和把握，而有些文章又已编到另一本评论集《文学的攀登与选择》中去，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以故，这本评论集自然无法反映近几年我国文学发展的全貌，只能说是个人评论写作的一种记录。若干发表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文章，为保存历史认识曾有的局限，也一概未作改动。实际上这本书所收的许多论文广涉对二十世纪文学回顾和反思的宽泛话题，并不限于九十年代文学。当岁月跨向世纪之交，文艺界和学术界都纷纷对二十世纪文学发展作历史回顾和沉思，这本评论集的出版，也算是个人对于二十世纪我国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回眸与思考的一种参与吧！是为记。

张 炯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

建国初十七年文艺的历程

——《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 — 1966）》 导言

—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十七年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年代。它是中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也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积极探索，取得伟大成绩，也发生过决策失误，以致遭遇沉痛挫折的年代。我国文学艺术事业在这十七年间，既经历过披荆斩棘、欣欣向荣的岁月，也经历过某些坎坷与曲折的际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仍值得后人为之骄傲，而经验与教训，也永远值得人们深深地记取。

这十七年实际包括两个具体历史阶段，即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和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就文学艺术而言，头一阶段还应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家会师北京，共商文艺大计，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的最初七年，不仅面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完

成，而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一九五三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推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相当尖锐和复杂，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散布大陆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有待清除，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封锁。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和全球冷战的格局，更促使世界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化。中苏友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当时我国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文化心态必然产生相应的深刻嬗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高涨，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不断增长，人们深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革命”与“社会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热切追求的崇高方向和美好理想。明朗与昂扬向上的氛围普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每条战线都热切地除旧布新。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日益巩固和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人们公认的指导行动的理论基础。这一切既给当时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然也不免带来相应的历史局限与时代偏颇。就整体而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奠基期。七年间，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无不取得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革命文艺队伍日益壮大，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也不断获得提高。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创作更出现明显的高潮。文艺题材渐见广阔，文艺风格也趋于多样。歌颂社会变革，反映抗美援朝，并追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主流。像戏剧中老舍的《方珍珠》、《龙须沟》和《茶馆》，胡可的

《战斗里成长》，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黄悌的《钢铁运输兵》，曹禺的《明朗的天》，小说中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诗歌中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冯至、何其芳、郭小川、贺敬之等的许多诗作，以及刘白羽、魏巍、巴金等的许多战地散文、报告文学，都是当时有影响之作。王蒙、李準、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小说家，李瑛、公刘、严阵、邵燕祥、梁上泉、未央、雁翼等青年诗人，以及赵寰、杨履方、武玉笑、崔德志、赵羽翔等青年剧作家，也都初露头角。各少数民族中新作家也迅速成长，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维吾尔族的铁衣甫江·艾里耶夫、白族的晓雪、藏族的饶阶巴桑、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胡孜拜等。其他艺术领域也涌现不少佳作，像电影《钢铁战士》、《翠岗红旗》、《董存瑞》，戏曲《罗汉钱》、《十五贯》、《梁山伯与祝英台》，美术方面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吴作人诸名家都有新作，更有油画像《开国大典》（董希文）、《上甘岭》（何孔德）等气魄宏伟之作，还有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等，音乐、舞蹈方面也不乏佳作。

应该指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春，我国文艺百花初放的态势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和双百方针提出所形成的国内祥和形势分不开，也与国际上苏联“解冻文学”兴起不无关系。当时朝鲜和平的实现和志愿军的分批凯旋归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更造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振奋与艺术家创作激情的奔放。

但是，继一九五七年夏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一九五八年春的“大跃进”和随后掀起的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作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验，也曾经激奋人

心，造成如火如荼的全民运动，却终因违背客观规律而受到历史的惩罚。当时共产风和浮夸风带来了生产力的大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和饥馑，于是又有一九六二年开始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艰难时期。当然，这十年间，由于全民社会主义斗志的昂扬，农村水利和农田基建有巨大发展，新建的工矿企业也如雨后春笋，在曲折中总体生产力有显著增长，显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壮阔的局面。然而“左”倾错误不仅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更给文艺的兴旺也带来了不容讳言的损害。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意识形态上中苏论战和两国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反帝反修”口号的提出，以及反右派之后又继之反右倾，这一切，都使艺术家面临严峻的局面。尽管周恩来总理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试图纠正文艺上的“左”倾错误，从而促成历史剧和散文创作的一度繁荣，促成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戏剧创作高潮的涌现，使各个艺术门类的创作再现勃勃生机，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改革的势头也相当看好，可是，随着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严厉批示的下达和他发动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纪要的公布，文艺园地的勃勃生机也就不免于顿见肃杀。

但这十年文艺创作的总体成就仍不容忽视和低估。毕竟作品产生的机制相当复杂，并非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完全平衡。生活的丰富积累、艺术素养的不断提高，以及创作激情的保持和创作才禀的焕发，都有助于优秀作品的产生。平心而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成就的许多有影响之作，都产生于这十年中。像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红日》、《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马烽、王汶石、王愿坚、茹